

人物門 藝術 人事門 評品

群書集事洲海

三十五之三十一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五



人物門

藝術

善書

精於書法者

程邈易篆為隸事文類聚

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小篆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為御史

漢有章草事文類聚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令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蘆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

梁鵠攻書 魏書

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曹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

蔡邕篆隸刻石 事文類聚

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之刻石碑始立觀視及蔡邕者車千餘兩填塞街巷

衛索一臺二妙 晉書

衛瓘字伯玉博習文藝晉武帝時為尚書令加侍中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衛恒陳書有六義 晉書

衛恒字巨山衛瓘子也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時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

日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王珉與獻之齊名 晉書

王珉字季琰善行書名出兄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僧彌珉小字也難為兄晉武帝時歷官至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

劉弘書賢於十部從事 晉書

劉弘字和季晉惠帝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

於十部從事

王羲之蘭亭帖 事文類聚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雖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二日常遊山陰與大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禊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蚕蠶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迺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無如被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第五子微之之後掌其書為蕭翼給而取之

王羲之書扇索百錢晉書

王羲之字逸少穆帝時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在蕺山見一老媪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媪初有愠色因謂媪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媪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媪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如此

王羲之自比鍾張晉書

王羲之字逸少善草隸法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其書初不勝庾翼却愔及暮年方好入神品穆帝時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王羲之字為人驚懼晉書

王羲之字逸少仕穆帝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善書嘗詣門生

家見棐几滑淨因圖書之真早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懼者累日

王羲之字若神明晉書

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却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隄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羲之善學衛夫人事文類聚

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與之不旬月書法大進尚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衛見之曰比兒必用筆訣近見其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衛夫人書云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

獻之草隸當有大名 晉書

王獻之字子敬工草隸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孝武帝太元中拜建威將軍吳興太守

王僧虔獲文帝褒譽 南史

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

王僧虔歷論書法 南史

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廩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第書迹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鐘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

敬云弟書如騎騾駸恒欲度驛驢前度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虔猶不分在荊州時都下人書云小兒輩騷家雜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卷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

何胤求易周顒書 南史

周顒字彥倫仕齊高帝遷中書郎兼著作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武帝稱賞子雲書體 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子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鐘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

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
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教旨
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澈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
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
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
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
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
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
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各自外答餉不書好紙
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荅

王籍書亞琳之南史

王籍字文海梁天監為湘東王諮議參軍好學有才氣尤工草

書筆勢道放蓋孔琳之流亞

蕭子雲飛白之間事文類聚

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
在卿斟酌耳

梁武帝蕭寺事文類聚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張延賞
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一匣以歸洛陽授張論論置
之脩善里結亭號曰蕭齋

王希秀稱王志為書聖南史

王志字次道僧虔之次子也仕梁武帝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善篆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
謂志為書聖

丁 彬真草天下寶南史

王彬字思文志弟也仕梁武帝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

王獻之書羊欣裙南史

晉羊欣字敬元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崔浩世實其迹北史

崔浩字伯深仕魏太武監祕書事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實其迹多

裁割綴連以為摹楷

江式善篆北史

江式字法安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後魏宣武帝時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路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

元票以潛書過浩北史

崔潛浩之祖也仕前燕主慕容暉為黃門侍郎為兄渾等誅手筆本草魏宣武帝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左光祿大夫姚元票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為過於浩也

趙文深有鍾王之法北史

趙文深字德本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異而已周明帝令至江陵書景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王蕭譽觀而美之賞遺甚厚

崔盧家傳不替北史

崔宏祖悅仕趙主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鐘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為世摹楷行狎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

盧伯源家法北史

盧諶字伯源父志心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伯源者邈之孫也諶之玄孫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

歐陽詢筆法險勁唐書

歐陽詢字信本貌寢佻敏悟絕人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唐高祖徵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

歐陽詢名播夷狄事文類聚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高

麗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播于夷狄被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梧耶詢形體么麼故云

歐陽通父子齊名唐書

歐陽通詢之子也仕唐武后轉司禮卿判納言事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世南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薛稷以書名天下唐書

薛稷字嗣通擢進士第以辭章自名仕中宗為諫議大夫昭文

館學士初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真跡稷乃銳志臨倣結體適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

呂向連錦書唐書

呂向字子回唐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初向少孤託外祖母隱陵潭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疆志于學每嘗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

張顛妙得書法唐書

唐張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叫張顛初仕玄宗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竒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

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

郇公五雲體唐書

韋陟仕唐肅宗贈荊州大都督常以五采綵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

以其曾襲郇國公故云

五雲體

魯公真草為世寶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仕唐代宗為尚書右丞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徐浩怒猊渴驥唐書

徐浩字季海唐德宗初召授彭王傅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

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公權詩書俱妙唐書

柳公權字誠懸仕唐進太子太師善書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成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為詞情皆足仰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鐘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鐘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為得意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

左光慶書稱有法 金史

左光慶字君錫仕金世宗轉西上東上閣門使兼太廟署令光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為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官廟榜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

趙灑備諸家體 金史

趙灑字文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冲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秉文云灑之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當慶蘇黃伯仲間党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灑配之號曰党趙有黃山集行於世

王著規益書法 宋史

王著字知微明經及第授隆平主簿善正書筆迹甚媚頗行法宋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平興國三年轉選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祗候委以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于御書院太宗聽政之暇嘗以勅書及筆法為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

李建中為時楷法 宋史

李建中字得中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真宗加司封負外郎

工部郎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為楷法嘗手寫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

徐鉉臻妙篆隸宋史

徐鉉字鼎臣十歲能屬文仕南唐主李煜後歸宋太宗淳化二年貶靜難行軍司馬為人性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

錢惟治妙得筆法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太宗特為光祿少卿善草隸尤好二王書嘗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家藏書帖圖書甚衆太宗知之嘗謂近臣曰錢俶兒姪多工草書因令翰林書學賀丕顯詣其第徧取視之曰諸錢皆效浙僧亞栖之迹故筆力軟弱獨

惟治為工耳惟治嘗以鐘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跡凡七軸為獻優詔褒答

太宗稱錢俶善草聖宋史

錢俶字文德仕宋太宗徙封鄧王善草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以舊所書綉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綠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牋盈文紙皆百數

中正善字學宋史

向中正字坦然太宗時為潞州錄事參軍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上素聞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

周起集古法為書苑

宋史

周起字萬卿仕宋真宗贈禮部尚書性周密家藏書至萬餘卷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為書苑十卷

錢惟治獻聖製詩

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好學書亦多為人秘晚年雖病廢猶或揮翰真宗嘗語惟治曰朕知惟治工書然以疾不欲遣使往取卿為求數幅進來翌日寫聖製詩數十章以獻賜白金千兩

仁宗飛白尤妙

事類聚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說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至和中書待詔李唐錡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畫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三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蔡襄為當時第一

宋史

蔡襄字君謨宋英宗拜為端明殿學士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黃伯思書法妙絕

宋史

黃伯思字長睿哲宗元符三年進士高等河南府戶曹參軍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太宗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龐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藏弄

懷素傳云踈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渾灑又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 事文類聚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郭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文與可言見蛇鬪而草書長

亞棲知能書者變法 事文類聚

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日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為書奴

楊凝武筆迹雄傑 事文類聚

楊凝武善草書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風以心疾致仕人謂之楊風子

永師精妙 事文類聚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深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趣

蔡君謨字尤精勁 事文類聚

宋蔡君謨既為歐公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歐公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歐公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問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無一種物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世南得其妙體事文類聚

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崔杜羅趙事文類聚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虞褚薛魏事文類聚

魏證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僧虔飛白事文類聚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主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

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徐騎省畫中濃墨事文類聚

江南徐騎省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必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常在畫中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蠶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蠶匾法非老筆不能

張芝草聖事文類聚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孔敬通亦草書然一筆一行不斷而已張芝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草聖

楊桓精篆籀之學元史

楊桓字武子仕元世祖拜監察御史為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群籍尤精篆籀之學著六書統六書沂源書學正韻大抵推明許慎之說而意加深皆行于世

趙子昂真行草書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始仕世祖至仁宗延祐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厚呼而不名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邃音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綴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

夔夔得晉人筆意元史

夔夔字子山順帝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

善琴

精於撫琴者

柳惲琴壺南史

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仕齊除驃騎從事中郎初惲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恩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撫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理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舉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千匹

善碁

精於奕碁者

王抗善奕南史

宋瑯邪王抗善碁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鬪碁宋文帝時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宮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遂於帝前覆之蕭道成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

到溉復局南史

到溉奕碁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碁比勢復局不差一道

超古冠今南史

羊玄保既善碁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奕碁之妙超古冠今魏犍犯令以林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累局不倦南史

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碁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

慶之不寢南史

陳慶之字子雲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碁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

王積薪得碁法絕倫事文類聚

翰林棊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瞑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予已比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請問於姥顧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之法積薪自是其藝絕倫

潘慎脩棊說 宋史

潘慎脩字成德善奕棊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棊說以獻大抵謂棊之道在乎恬然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棊矣因舉十要以明其善我太宗覽而稱善

賈玄詐輸太宗 事文類聚

蘇子瞻云宋太宗時有待詔賈玄者常侍上棋太宗饒玄三子

玄常輸一路太宗知玄挾詐不盡其藝也乃謂之曰此局汝行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衣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易以緋衣

李重恩棊冠當世 事文類聚

宋仁宗時有李重恩善奕棊冠絕當世然形神昏憊時人謂之李憨奕棋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奕坐而昏睡人精思久之方下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善品棊者以為重恩在王積薪之上賈玄之下荆公詩嘗用之

善畫

精於圖畫者

不興悞筆作蠅吳書

曹不興者吳主孫權時人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長康畫維摩施百萬錢事文類聚

顧愷之建康實錄注云京師寺記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真打刹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成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青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

獻之誤筆作牛晉書

王獻之字子敬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將牛也孝武帝太元中拜廷威將軍吳興太守

愷之二絕晉書

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正在阿堵中耳晉安帝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愷之圖寫特妙晉書

顧愷之字長康晉時人愷之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鯨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立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劉頊弟一南史

劉頊字士温繪弟也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竝為當世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頊善畫婦人竝為當世第一

孝元三絕南史

梁孝元帝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立本三益張唐書

閻立本者閻立德弟也唐高宗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

名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閣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
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
不減儕輩金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
被訾屈亦不能罷也

王維平遠唐書

王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
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
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
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鄭虔三絕唐書

鄭虔唐玄宗置廣文館以為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
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音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

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

裴履寫真遼史

裴履裴履字海隣六院夷高董蒲古只之後風神奕秀工于畫
以寫真名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仁宗容以歸遂
道宗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
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忠恕善畫宋史

郭忠恕字恕先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宋太祖建隆初
為乾州司戶叅軍尤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狀頗極精妙多游
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豫張紉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苟意
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為寶

李宥山水宋史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徙青遂為青人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煙景萬狀世傳以為寶

燕肅能畫入神 宋史

燕肅字穆之仕宋官至禮部尚書喜為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罨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為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欵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鍾鼓樓下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

小米書畫 宋史

米友仁字元暉芾之子也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

黃筌着色寫生 事文類聚

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神氣迥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諸黃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筌不復能疵瑕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崔白善畫花鳥 事文類聚

崔白攻畫雖以敗荷鳧鴈得名然尤精花竹翎毛

僧惠崇善畫小景 事文類聚

僧惠崇工畫鷺鷥鷺尤工小景善為寒汀烟渚瀟灑虛曠之狀

又工詩

張僧繇點龍睛飛去 事文類聚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

為誕妄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

周昉兼得神氣事文類聚

周昉窮丹青之妙郭令公子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又請昉寫未能定其優劣趙國夫人歸省令公問此畫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最似答云兩畫總似前畫空得趙郎形貌後者兼得其神氣情性

占術

占卜而有驗者

懿氏卜婚有驗左傳

魯莊公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陳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棟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王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史蘇論伐驪交勝國語

魯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言公

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脣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父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殺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罪二馬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言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桀乎

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舊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鄭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得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後晉果以驪姬敗

卜偃辛廖知畢萬後必大左傳

魯閔公元年晉獻公封畢萬于魏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是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見谷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桓公卜男名友左傳

魯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於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民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徒父筮三敗獲晉君左傳

魯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命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於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茲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史蘇明占左傳

魯僖公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適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

招父善卜左傳

魯僖公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

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
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
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宮女焉

重耳得吉國語

晉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
皆曰不吉閉而不通文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
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告我
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
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貨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
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
與衆車有震武衆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
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

內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勇也故曰勿用
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
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
得國之卦也

舅犯占晉必勝楚說第

晉將與楚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
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杓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
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
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杓以掃
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
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
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楚丘卜驗左傳

魯文公十八年春齊侯將伐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五月齊人弑懿公

穆姜辯筮左傳

魯襄公九年夏五月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

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惠伯難南蒯左傳

魯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故南蒯以費畔初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彼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

美為元下美則蒙參成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

史墨論日食左傳

魯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三史救鄭不言左傳

魯哀公九年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滴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

虎以周易筮之遇恭之需曰宋方言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禘我安得吉焉乃止

梁丘賀善筮前漢

梁丘賀字長翁以能心計為武騎從京房受易漢宣帝時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設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中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

謝夷吾知長死期後漢

謝夷吾字亮卿仕漢章帝遷鉅鹿太守夷吾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賊覺倫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閭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李南明風角後漢

李南字孝山少篤學明於風角漢和帝永元中太守馬校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校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校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脯乃有驛使

齊詔書原停棧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

馬踈足是以不得速棧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

家李南女亦曉家術為由奉縣人妻晨詣嬰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嬰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唐檀卜知兵禍後漢

唐檀字子產漢順帝時舉孝廉除郎中檀少遊太學尤好災異星占安帝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

郎宗卜應火災後漢

郎宗字仲綬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
凶常賣卜自奉漢安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
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
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
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許曼卜蛇果應 後漢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
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
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
學漢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筭有兩赤蛇分南北
走緄令曼筮之卦成象曼曰二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
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

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
其餘多此類云

段翳預知姓名 後漢

段翳字元章後漢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
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
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窺要
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
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
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
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高獲鼓雨 後漢

高獲字敬公汝息人也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

使鬼神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間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楊由多驗後漢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關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闕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管輅知玄致筮魏書

管輅字公明明周易所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利溥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筮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嘗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管輅占三恠無患魏書

管輅見安平太守王其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啣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鳥來入室中與鶯共鬪鶯死鳥去有此三恠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啣筆直老書佐耳鳥與

驚闖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管輅占骸骨為祟 魏書

管輅在信都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曾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管輅占流光入懷徵吉 魏書

管輅見清河王經時經去官還家經曰近者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上言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徨招呼婦人覓

素餘光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

管輅占鳩傷女鵲殺夫 魏書

管輅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鷄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

管輅占風知弘直子卒 魏書

管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

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
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
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甲申日破寅死喪之
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
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

管輅占獵得狸 魏書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
非禽雖有爪牙微而不疆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
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管輅占留客止災 魏書

管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目於南陌
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能消
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
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門側立假寐欵有一小
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要視
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

管輅筮盜納還失鹿 魏書

管輅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失鹿者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
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
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
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崇盜者具
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
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
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

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管輅占雨期魏書

管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夫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衆川激精雲灑垂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背同刻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為憂之於是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一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虫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

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管輅占劉婦如言魏書

管輅字公明漢魏時人善占術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管輅筮器魏書

管輅經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

血汗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管輅占知生死 魏書

管輅善占術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

管輅占牛豚 魏書

管輅為鄰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真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日

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管輅分著下卦精妙 魏書

管輅字公明郭恩字義博俱獻帝時人恩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嘗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爨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

管輅知見三狸乃顯 魏書

安平趙孔曜薦管輅於冀州刺史裴徽辟為文學從事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

虞翻筮羽果驗 吳書

虞翻字仲翔仕吳為騎都尉關羽既敗孫權使翻筮之得允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

劉惇神明 吳書

劉惇字子仁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聞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大一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着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為奇惇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吳範言無不驗 吳書

吳範字文則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初孫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曰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

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惟範
拊手曰羽至矣頃更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
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百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
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

趙達筭知吳衰

吳書

魏文帝在廣陵孫權令趙達筭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
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
及遠此子孫事也

戴洋預知祖逖死

晉書

祖逖字士稚晉元帝時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駐雍丘病篤先
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
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

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

戴洋斷追賊

晉書

戴洋為晉祖約中典軍遷督護元帝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
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日必有賊到譙城東至
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洋付刺姦而絕
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
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
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
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
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
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輿
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

之賊偽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不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

戴洋斷破賊 晉書

戴洋為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且安梁城峻嶮相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也八月辛酉日辰相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為軍驅除昔吳伐明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城

戴洋卜王道移居 晉書

戴洋字國流善風角好道術妙解占候卜一數吳末為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晉司徒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山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

燁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由上厠病遂差

郭璞卜東晉國祚 晉書

晉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劉裕禪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十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數璞筮無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其驗如此

郭璞筮晉元受命 晉書

郭璞當晉元帝初鎮建鄴時璞筮之遇成心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井當沸其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咀以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命自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於上帝者也及帝即位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

戴洋斷王敦勝敗 晉書

晉明帝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戴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祖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眾向合肥俄而敦死眾敗遂住壽陽戴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誰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祖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

郭璞受青囊之術 晉書

郭璞字景純仕晉為王敦記室參軍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論詞賦為中興之冠有郭公者精於卜筮璞後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於無方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懷惠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後果驗

郭璞知葬地致天子 晉書

郭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荅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戴洋斷祖約 晉書

成帝咸和元年春祖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示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以爲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勤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左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爰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至亂一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檠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名

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京人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率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

郭璞筮庾翼皆驗晉書

郭璞為庾翼卜其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卜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見狗

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將出共視
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臨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
生金俄而為桓温所滅璞之占驗皆如此類

郭璞驢鼠精驗 晉書

郭璞渡江至宣城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曾前尾上
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之太守殷祐令璞作卦遇
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
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
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網
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荆亭驢山君鼠使詣荆
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郭璞妖樹作逆 晉書

郭璞隨殷祐至石頭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當有
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非瑞幸茲之
木倘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欽有
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問
璞答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

郭璞知王道震厄 晉書

郭璞為王道參軍道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
里得一栢樹截斷如白牙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道從其言數日
果震栢樹粉碎

郭璞筮兆 晉書

晉初褚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
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

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

郭璞占元吉 晉書

晉溫嶠令郭璞卜巳與庾亮吉凶璞云元吉嶠語亮曰璞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同討王敦

郭璞上蔡近水 晉書

郭璞以母憂去職上蔡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

郭璞筮討敦大吉 晉書

王敦謀逆晉室溫嶠度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巳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

奪敦魄今吾等與國不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為舉事必成也遂勸帝討敦

郭璞命盡日中 晉書

王敦將反晉使璞筮璞曰無成乃問曰卿更筮吾壽幾何荅曰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

郭璞死一丁雙栢 晉書

郭璞嘗言殺我者山也後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收璞詣南峒斬之臨出謂行刑者以何之曰南峒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二人鵲巢衆索之不得璞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遇一人呼問姓名因以袴褶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

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

淳于智卜知鮑瑗得財晉書

淳于智字叔平能易巫厭勝之術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且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怒之三年浚并得錢數十萬銅錢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

王徽之兄弟俱盡晉書

王徽之字子猷仕晉為黃門侍郎與弟獻之俱病篤有術人云

命應然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月餘徽之亦卒

步熊卜驗晉書

步熊字叔羆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為失火熊曰已為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未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已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為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

杜不愆以飛雉卜超晉書

杜不愆為晉桓嗣建威參軍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

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從曰按卦言之卿
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雉雉籠盛
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雉雉飛來與交既而
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
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
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荅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
差何足為恣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卧
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
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
卒於中書郎

嚴卿白狗代序 晉書

嚴卿晉人羊舌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

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
曰既必不從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
索止得駮狗無白者卿曰駮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
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
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墜上白鵝數頭無故
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預知龔使善易得金 晉書

隗炤晉人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
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
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
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責之使者執版
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

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竒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郭璞先卜其死晉書

卜珣字子玉晉人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知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

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何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漢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為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珣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黃泓占季龍必走晉書

黃泓字始長晉人也父沉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

燕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晉懷帝永嘉之亂與
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
圖久安慕容廆法政脩明虛懷引納且識言真人出東北儻或
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慕容廆廆
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指說成敗事皆如
言廆常曰黃叅軍臥
重之石季龍攻饒
二日必當奔
必走孤未敢信泓曰
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望益奇之

符融占夢得囚晉書

符融字博休符堅時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

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
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
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
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
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
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投豐枕豐記筮
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
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人同變變
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
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
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
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

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

臺產極言父變之故晉書

臺產字國僂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泛情教授不交當世前趙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為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

孔恭占墓南史

劉裕微時父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

天子氣者也時有孔恭者善占墓裕嘗與絰墓歎之曰此墓何如恭曰非常地也裕由是益自負行止時見一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似馬及貴龍形更大

劉休以藝事君南史

劉休字弘明初為駙馬都尉多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閑解宋明帝多見親賞又能筮泰始初諸州反占知明帝當勝又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仗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其休妻王氏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枚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阜茨掃帚以此辱之世共見親如此

郭璞卜王氏前定南史

晉初渡江王道子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

之所廢豈知識之所謀乎

郭璞占墓南史

張裕字茂度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其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其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少子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云其子孫遂昌云

僧奴米筮攸之自郢州還南史

沈攸之字仲達少廢帝時為車騎將軍鎮荊州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攸之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一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曰破之攸之與子文和俱自經死

世隆先知南史

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齊武帝永明初世隆曰永明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無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卜者知文育得銀南史

梁監州王勸以問文育為長流深被委任勸被代文育欲與勸俱下至大庾嶺問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更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目信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勸勸問其故文育以告勸乃遣之梁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焉

梁世元卜筮有妙南史

梁孝元帝於伎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艮曰南信已至今當遣去左右季心往看果如所說賓客咸驚其妙凡所占決皆然初從劉勰景受相術因訊以年谷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勉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牆壁崩倒屋宇傾頽年月不便終不脩改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其慎護如此

賀道養卜筮南史

賀道養梁賀瑒之伯祖也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立命召之歌耳乃以上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吳明徹果貴南史

吳明徹幼孤性云土孝年十四墳塋未脩家貧無以取給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

吳明徹之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即吳樹之小子也

麴紹卜牛北史

麴紹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晁崇占角蟲將死北史

晁崇字子業善天文術數拜太史令魏道武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於榮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徐路占有赦至北史

魏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崔浩占應北史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研覽魏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總覈天人之際凡網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時有兇在後宮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浩既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鉞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鉞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

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羨帝為之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

顏惡頭犯忌被殺北史

魏孝文帝時顏惡頭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為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詣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顏惡頭求卜遇允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

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允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允為口主音聲故知哭允變為乾乾天也故升天允為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成為土三月土墓成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成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其年某月某日當為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為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介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周侍占騰必死北史

劉騰幼坐事受刑補小黃門魏明帝時以其有保護勲累遷至

侍中封長樂縣公遂與領軍元叉廢置靈太后於宣光殿騰執管鑰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侍為之筮不言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侍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

遵世致人叫舞北史

吳遵世字季緒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下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墨曹參軍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猶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

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今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

李業興占風卦

李業興少耿介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放權貴不為之屈齊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其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後果驗

宋景業占驗

宋景業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孝靜帝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燕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二月也高德政徐之才竝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且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遂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為之序

傳事卷三十五
五十二
蔣昇天文有驗北史

蔣昇字鳳起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西魏文帝大統二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拔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泰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漢武又在并地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狐自敗之

靈助自筮不吉果死北史

劉靈助事尔朱榮榮入京師起拜光祿大夫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止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後自號燕王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尔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著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斬於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尔朱兆等於韓陵山

王春占戰多中北史

王春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惟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

趙輔和占筮多中北史

趙輔和少以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帝令文宣帝與吳遵世等四佯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趙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言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父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後主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

許遵斷水火陣北史

許遵明易善筮燕時天文風角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描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

吳遵世取驗受賞

吳遵世字季緒後齊文襄引為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匹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許遵言驗北史

許遵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彊給其馬以行至都尋喪時三臺初成齊文宣帝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季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綰季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如言齊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筮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筮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張子信風角北史

張子信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齊武成太寧中徵為尚藥典術後主武子

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行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問而墮焉子信曰不若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救喚永洛欲心其妻苦留之稱墜焉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

權會占雪北史

北齊權會字正理學易妙畫玄微兼明風角妙識玄象會嘗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及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

庾季才知秦將入郢北史

庚季才字叔奔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慆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

耿詢巧思占驗

北史

耿詢字敦信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以領南勇卒詢不歸會群僮反叛推詢為主柱國五世續討僞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知寶以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_上術詢創意造渾天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知寶外候天時動合等

契世積知而奏之隋文帝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歌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為化及所殺

耿玄遇知

北史

耿玄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費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

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大守

庾季才知帝欲遷都北史

庾季才字叔奔隋文帝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穎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穎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

楊伯醜分析爻象北史

楊伯醜好讀易隋文帝開皇初隱於華山時出遊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

楊伯醜卜子北史

楊伯醜好讀易隋文帝開皇間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

楊伯醜知珠北史

隋文帝開皇間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善易卜者楊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伯醜帛二十匹

楊伯醜卜許知常北史

楊伯醜以善卜著名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

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

楊伯醜卜馬北史

楊伯醜善占卜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隋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逞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更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

楊伯醜知金北史

楊伯醜精於卜筮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為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

蕭吉卜墓有驗北史

蕭吉字文休隋文帝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蓋二千三百

十也二百一代也

史生占驗北史

李大師字君威少時嘗筮仕長安遇日者姓史因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鄭師萬河東裴寂同以宿衛簡入文資各使視即日官位及將來所至史生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君終致台輔鄭非直今歲虛歸後歲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君才雖不減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言子同亦無遠到時大師弟行師亦預賓貢因問史生吉凶生曰此即雖非裴君之匹亦

至方伯既而大師及子同裴寂並以資補州佐師萬當年差舛
明年而齊資不叙師萬任益州新都縣尉及唐高祖武德初裴
寂任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至是遷播因獨笑曰史生之言
於茲驗矣行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刺史皆如
史生之占

薛願知秦分當帝天下唐書

薛願者隋大業時為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
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為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
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願因言臣高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
臣上議帝遂罷固巧為道士帝為築觀九峩山號曰紫府拜願
太中大夫往居之

張憬藏斷賢客死唐書

張憬藏與老天綱埒時劉仁軌與憬藏相善
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
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
寄死友家

杜生神占唐書

杜生者善易占唐武后時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
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
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憂代之乃往折爰見
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
進鷄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
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衆以為神

韋見素論議皆唐書

韋見素字會微唐玄宗時兼左相封幽國公天寶十五年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玄宗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剋賊殆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

鄧班占鼃 唐書

鄧景山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唐肅宗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為政簡肅有鼃集城門鄧班語景山曰鼃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馬重績推易 五代史

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石敬瑭以太原拒唐命廢帝發兵圍之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壬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於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為也七月而從賓敗

王白知王遼史

王白明天文善卜筮晉司天少監遼太宗入汴得之應曆十九

年王子只沒以事下獄其母求卜白曰此人當王未能殺也毋過憂景宗即位釋其罪封寧王竟如其言九决禍福多此類

魏璘知禍 遼史

魏璘以卜名世遼太宗得于汴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為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驄馬當勝既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上嘉之五年察割謀逆私卜于璘璘始卜謂曰大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亂果敗應曆中周兵犯燕上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璘嘗為太平三菴撒葛卜僭立事上聞之免死流烏古部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答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禍

美鰓食魚亟命烹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乙不歌牛駕雁卜 遼史

耶律乙不哥字習撻六院郎君善吉直之後以好學充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為人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五人逐牛過者即起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特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又為失鷹者占曰鷹在汝家東北三十里灤西榆上往求之果得當時占候無不驗

武禎其占如響 金史

武禎宋欽宗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金禎深其致學宣宗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賀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詔東華門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為憂禎忽謂王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為雨阻鉉曰萬

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湏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

武亢知蔡州破日金史

武亢義宗時為司天長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圍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未帝問曰解圍當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圍解有期日但密計糧草使可給至其日不闕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馬韶知晉王利見宋史

馬韶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二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為司天監主簿

守榮烏占宋史

孫守榮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語頃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然其術率驗宋理宗寶慶年間遊吳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土人當有災郡者見王元春即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果與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爭延致之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嵩者以晝寢辭守

禁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闔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哺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焉之又嘗得李全徽藏袖中詢其事守禁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爾剝封果如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禁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羸縮宋祿其殆終乎後為嵩之所忌誣以他罪貶死遠郡

孫晤善青鳥之術 孫光錄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鳥子之術尤妙相墳即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某病而卒兼精於二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瞿州至一岩下營軍次忽一大石墜岩下楊占之曰此岩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

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人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且往別處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漁

曹元理筭知食物事文類聚

曹元理善筭術嘗詣陳廣漢設食甚薄廣漢曰有舍卒客無舍卒主人元理以匕著筭曰俎上蒸純厨中荔支何不設廣漢大驚

吳泰占香爐果獲 事文類聚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栌有孔非泉闔閭晨興見發青煙此

香爐也語其處求即得

費孝先解字事文類聚

臨邛費孝先山人賣卜成都五十年自云傳管輅執革之術其卦有歌有影世稱其術四方士大夫求占者其衆其尤可恠者或因字以決吉凶然一字而數人占得之其應不同有一郎官占得一解字尋出守解州一舉子亦得解字是年為本府魁薦一不肖子亦得一解字俄以屠牛被刑牛角有刀解牛也世莫可曉

康節卜牡丹有數事文類聚

宋富鄭公守西京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愈中劉几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幾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

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之先生再揲著良爻曰此花將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鄭公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群馬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躡鬣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伏先生之言此說得之司焉文季名朴

安定真占年果死事文類聚

安定真善筮術成帝時真常自筮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壠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留孫筮相元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尚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

集事卷三十五
六十四
衷及將以完澤為相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進曰同人
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
願陛下勿疑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為得賢相

張康推占果應 元史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
夢炎皆推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
丞崔彥祀南嶽就訪隱逸彥元湖南行省參政崔斌言康隱衡
山學通天文地理彥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至京師十五
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
松夫人妻之凡召對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
所問使極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艮宮主大將客
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事干將相

廿九年二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
一雅之西保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
利從之遂賜太史院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

評品
品人
物之
高下

宋時位而海十餘及臣之合也... 命... 也何古如之... 願陛下勿益及解完奉天下采以為得賢相

漢書卷之六

長... 文... 學... 方... 通... 行... 數... 不... 已... 文... 德... 法... 意... 是... 信

... 山... 至... 元... 十... 四... 年... 世... 祖... 道... 中

... 行... 者... 以... 德... 誠... 宜... 履... 德... 術

... 京... 師... 十... 五

... 內... 宿

... 其... 亂... 治... 有

... 本... 一... 無... 事... 矣... 矣... 矣

... 日... 奉... 命... 以... 大...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一

人事門

評品

品論人物之高下者

衰盾優劣 左傳

魯文公七年狄人侵魯西鄙魯公使告于晉趙宣子 即趙盾 使因

賈季問鄆舒 秋 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叔向論楚公子 左傳

魯昭公十三年楚共王無冢適有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闕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新叛可謂無德三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三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許憇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不

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當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管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厭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繆犇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

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
逆何以冀國

劉向以齊魯之迹不同 說苑

劉向曰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
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
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
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
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
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
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子貢評諸子之行 孔子家語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

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
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問
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
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
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彊禦
不侮矜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
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
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
禮勤則有繼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
節是公西赤之行也

趙文善論 國語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

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隋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揚雄論詩賦之麗 事文類聚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以賦見稱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柰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漢高論三傑之功 前漢

漢高祖置酒維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餼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說服

揚雄評枚乘長卿遲速 事文類聚

漢武帝時枚乘文章敏疾司馬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溫麗枚乘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雄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乘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

用相如

賈氏三虎 後漢

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桓帝時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部黨成謠 後漢

漢桓帝昔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暕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私農成瑨但坐囁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中語曰天

下摸指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三君八俊 後漢

漢桓帝時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以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暕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程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胡廣中庸 後漢

胡廣字伯始漢靈帝建寧中為太傅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

寒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張儉部黨之魁後漢

漢靈帝時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措田樂踈耽薛敷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

許劭月旦後漢

許劭字子將靈帝時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曹操徵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

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悅而去

陳王二難事文類聚

後漢末時陳紀元方子長文即陳群弟譔季方子孝先即陳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諮于太丘陳寔其祖也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世王珉小名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許子將論靖爽皆王魏書

荀淑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八子儉繼靖壽詵爽肅粲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進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

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至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劉備論元龍文武膽志

魏書

陳登字元龍魏太祖時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劉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陳登論當時英傑

魏書

陳登魏太祖時為廣陵太守請同郡陳矯為功曹使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學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焉足錄哉

孔融論韋氏雙珠

魏書

韋康字元將文帝時太中大夫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
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真實
文懿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

華歆龍頭魏書

華歆字子魚文帝時為司徒初與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
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何晏以深幾况玄師魏書

何晏明帝時為尚書初與夏侯玄司馬師名盛於時晏嘗曰唯
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
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

龐統論績劭琮蜀書

龐統字士元蜀昭烈帝時與諸葛亮並為軍師中郎將初以事
至吳吳人多聞其名陸績顧劭全琮遠往見統曰陸子可謂駕
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駕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
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劭就統
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
不如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統似有一日之長劭服
其言

馬良白眉蜀書

馬良字季常昭烈帝時為侍中兄弟五人並才名鄉里為之諺
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孫權論將略吳書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無人遂破

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晏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行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蘇張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孫權以子敬子衡比禹漢

吳書

孫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持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素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之私也峻乃服

更純論傳感文近乎詩

晉書

傳感字長虞武帝感寧初歷司徒左長史剛簡有大筭風格峻

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

陸喜論士 晉書

陸喜字恭仲晉武帝太康中為散騎常侍好學有才思或問之曰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伍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依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

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

徹宏言表不可貴賤親疏 晉書

晉華表字偉容武帝時為太中大夫以苦節垂名李徹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

王濟論我談玄著 晉書

王戎字濬冲晉惠帝時為尚書令性任率不脩威儀善談朝賢嘗上已襖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鑿者所賞如此

王戎論人物 晉書

王戎字濬冲惠帝時歷司徒安豐侯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

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
纓纓如束長竿

裴樂論喬髦優劣 晉書

樂廣字善輔惠帝時為河南尹少與楊準善準二子曰喬曰髦
皆有名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
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
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
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

劉訥品人優劣 晉書

劉訥字令言晉惠帝時為司隸校尉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
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
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兖州八伯 晉書

羊曼字祖延元帝時為晉陵太守任達頹縱好飲酒為中興名
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
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
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凡八人號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
雋也

兖州四伯 晉書

羊聃字彭祖羊曼之弟也元帝時辟為廬陵太守少不經學時
論鄙之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
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
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羊聃以狠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京都三明 晉書

諸葛恢字道明元帝時為會稽太守時潁川荀闈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名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王道論虞駿兼善

晉書

虞駿字思行明帝時為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與桓彝情好甚篤彝遣温拜駿遣于谷拜彝王道常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

劉惔論儵奴

晉書

劉惔字真長晉明帝時為丹陽太守與王羲之相友善郝愔有儵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于惔惔問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郝公惔曰學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郝鑒評彥輔武秋

晉書

郝鑒字道徽晉明帝徵為尚書令道經姑孰與王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木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儼人必以其倫彥輔平淡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哉

侃議融章

晉書

陶侃成帝時為侍中太尉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融為君子章為小人今章為君子融為小人其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云

梅陶論陶侃諸人莫及

晉書

陶侃字士行成帝時為侍中太尉尚書梅陶謂人曰陶侃機神

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亦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沈約論弘微為名臣南史

謝密字弘微晉文帝時為黃門侍郎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

謝瞻止論南史

謝瞻字宣遠宋武帝永初中為相國從事中郎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瑛無才能為祕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瞻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

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竟止

三謝論潘賈優劣南史

謝瞻字宣遠少有盛名宋武帝徵為相國從事中郎後因宴集謝靈運問謝晦曰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間勲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間本自遼絕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謝混論諸子優劣南史

謝混字叔源武帝時歷中書令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

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混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慙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容博而無檢矐伏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嘗因酣讌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寢美

鮑照論頽謝詩如芙蓉錦繡

南史

頽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縣絕宋文帝嘗各敕擬樂府比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君詩若鋪錦列繡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頽謝焉

戴氏三兒敵陳戴

南史

戴法興宋前廢帝時為越騎校尉初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十萬錢

湛論延之為韜次

南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王延之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

王訓後進領袖

南史

王訓後拜侍中入見齊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

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

丘遲論到洽南史

到溉字茂灌為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沈既遲曰正情過於沈文章不減既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沈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王筠論七葉重光南史

王筠字元禮梁簡文帝時歷太子詹事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傳稱步曰王氏及汝南應氏竝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

知倘不能然雖土龍乞雨眩惑心者門者也

劉劭高允北史

劉晝字孔昭受息舉秀才不第而不拜收忿之體又甘於文晝伏而無斌媚小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

崔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

周武帝平齊之聘妻給其資宅刺史常綽以未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

聞而觀之乎味。獨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
德令見常生此。一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

隋煬帝嘗自東。勿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
詩成者奏之帝。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

於胄詞清體潤。言詩也帝所有之論古北史

善于時後進之。文帝詔徵典內校書雅好詩傳博觀衆籍見名

或問荀彧荀攸。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
曰生以救時死。晉訓從學者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唯之四

霍首子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出戶天下自

崔氏彫龍然不。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
位相繼人人有。何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

高允字伯恭後。學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着犢鼻禪晝夜不
書事初與游雅。乃學屬文言甚古拙制賦以六合為名呈魏收

有生所不能無。誦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
弗信余與高子。不忿又示邢子才子才子曰君比賦正似疥駱駝

高子內文明而。公謂余云高生。允論碑頌北史

然之司徒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徒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
宗欽以下伏地。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

清辯音韻高。蓋其美常景尚允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

元吉向之所諱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
召百司於都坐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

之汲長孺可臥帝評詩北史

此乎知人故不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詔群官
形外鍾期止聽覽王胄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
所推如此具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

獻扁什多令繼和與虞世基綽蘇綽齊名同志友

劉獻之後魏孝工咸以二人為準的

法之言掩卷而迴答問二苟又中子

也又曰觀屈原文中子王通通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通

下可寔獲我心明道苟以有二仁焉

科要以德行為無文唐書

霍王元軌為祖也為刺史時閉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司馬謙慎未

嘗與物忤數引見處七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取長於玄平

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

吾何以稱之

魏徵言霍王材藝唐書

霍王元軌後徙封吳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

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

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

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遇益厚乃詔納徵女為妃

太宗品藻群臣唐書

太宗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
得失長孫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

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整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斛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端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守素肉譜 唐書

李守素者太宗時王世克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民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此地

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王珪善品人物 唐書

王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太宗謂珪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玄齡等材與卿孰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利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取君不如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

言忠論將優劣 唐書

賈言忠唐高宗時擢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稟軍餉還奏上
山川道里并陳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
下所自悉龐同善雖非闔將而持軍嚴薛仁貴粟勇冠軍高
忠果而謀契必何力性沈毅雖忌前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忘
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為知言

潘好禮美徐有功唐書

潘好禮為鹿城主簿徐有功者仕武后為司刑少卿卒多救人
之死好禮慕之論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
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
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
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
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電之震而能

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玄宗論將相唐書

玄宗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難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
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瑄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
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
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
之久邪帝默不應

張說徐堅論近世文章唐書

崔融與張說評王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烟照隣可
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于
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唐玄宗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
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

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
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
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
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
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梧玉笋雖爛
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穆員兄弟目以珍味唐書

穆員兄弟四人贊質員賞憲宗時俱顯仕又皆和粹世以珍味
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
腐云

任圜對論相材五代史

李說豆盧革仕後唐明宗為宰相至是俱罷相任圜與安重誨
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
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
為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
誨即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
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
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
益笑端

世宗論志寧勇敢金史

世宗問宰臣僕散忠義統石烈志寧孰愈尚書左丞完顏襄奏
曰忠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
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

太宗論范質無出其右宋史

范質相太祖太宗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

太宗論臣所長 宋史

太宗淳化中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利害溥等悉條上之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陳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

康節評花寓諷 事文類聚

宋邵康節訪商守趙郎中與章子厚同會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語中以洛中牡丹之感 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 言洛人以見畏憚而知花之高下者上也見枝葉而 下者次也見萼蕾 知高下者下也章默然

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中 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不卑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 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 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二貝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

稱譽

稱美名譽者

黃憲致林宗稱千里之吐非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 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北平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 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絕 也既而前至袁閣所未及勞問逆曰子一類聚

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俱入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 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一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

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必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得而測美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此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客之萌復存乎心郭林宗少游汝南上學其詩終為樂天耳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夫

趙咨致曹嵩追謁事文其人深識遠慮有宰

趙咨字文楚漢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

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入海謁咨畢辭歸家為時所重如此帝嘗問葉季留夢炎優

許劭致表紹稱歎後漢口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許劭宗人許栩沈沒蔡利致位司徒六所所能臣皆知之

鞏論安石吝於改過

曾鞏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公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

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

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人之語帝歎賞焉

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帝然之

邵雍論傅堯俞三德

傅堯俞字欽之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後漢淑遇憲於逆旅桓帝時

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矜以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為難爾

陳后山論韓杜詩文事十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宋陳后山云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高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以詩為文故不二耳蘇子瞻曰子美之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

皆集大成者也學者當以子美為師若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山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工不過素閑不宿而退進往

寶默論薦許史元史

牛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

元世祖即位召寶默至上都問曰朕必一清之不濁不可量也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一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一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暉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趙孟頫論宋臣優劣元史

高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八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

趙孟頫字子昂世祖時遷集賢直學上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臣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一宗莫不匍匐其門惟劬

一 吳門交始好一

官米

副車以騎將入郡

界紐一美一吾一理一册一 伯一詩一子一將一身一之一乎一經一遂一單一車一而一歸

張孝稱確陶東函之寶晉書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少而聰慧清談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晉武帝時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索靖敦煌五龍晉書

索靖字幼安武帝時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衷張魁索紉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曰敦煌五龍

卞氏六龍 晉書

卞粹字玄仁以清辯鑒察見稱武帝時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

翁婿冰清玉潤 晉書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晉惠帝時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婿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

會稽三康 晉書

孔愉字敬康以字聞成帝咸和中為左僕射時與同郡張偉康丁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

王邾獨步絕倫 晉書

王邾之字又度晉簡文帝時為領軍將軍弱冠與邾超俱有重

名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絕倫邾嘉賓 超小字也江東獨步王文度

嶼琨齊名見稱京師 事文類聚

劉嶼字慶孫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弈之甥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弈弈慶孫越石

袁粲稱江敷風流 南史

江敷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楊丞時袁粲為尹見敷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都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

柳世隆稱美果之南史

庾杲之字景行齊武帝時歷位黃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常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武帝曰庾杲

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上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即真當在胡諧之後

梁王瞻有三術南史

梁王瞻字思範臺建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碁酒也

栗磾黑稍北史

于栗磾魏明元時為河內鎮將晉太尉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遣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

道衡才名北史

長孫儉北史明西魏文帝時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群公侍坐道衡太師宇文泰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泰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

道衡才名北史

薛道衡字玄卿齊武成帝時才名益著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讜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

韓愈書稱李渤景星鳳鳥唐書

憲宗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况交章薦之詔以右

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羔遣吏持詔幣即山敷促李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

真宗器重王旦 事文類聚

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為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蕭勳稱江總神采英拔 事文類聚

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為舅吳平光侯蕭勵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

賀知章比踐猷五總龜 事文類聚

殷踐猷賀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子華兄弟稱桐木韓家 事文類聚

韓子華兄弟皆為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稱桐木韓家以別康公其家呼子華為三相公持國為五相公

馬爰歎纖可聞不可見 事文類聚

宋纖有遠操不與世交馬爰高尚之士具威儀造焉纖拒而不見爰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而後知先生矣

子由稱譽子瞻 事文類聚

蘇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
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子瞻名重當代外至
夷虜亦愛服如此

推獎

推人之善而獎之者

趙孟推范武子左傳

魯襄公二十七年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
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
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
以為監主也子木又語王曰且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

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貧窮者驕人富

孔子稱老子猶龍史記

國待亡者也大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者若不得意納
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比也安敢驕人太子
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耳吾安得聞賢人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君臣益親百姓
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下樂羊三年而
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少進於此者吾
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古之人乎
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稱子賤為君子說苑

之勒約鎮簾席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狹下抵車而待

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死曰觸田子方曰
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也將何以至此
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故至於此時以
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王宰之厚也翟黃對
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無令臣進西門
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而齊憂魏欲攻中
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曰克而魏國大治
雖急夜動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曰可子勉之矣
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亦有公孫季成者
文侯歎子方為得友說苑而君敬之彼其

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
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
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者
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
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
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
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
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
子方美翟黃能進賢說苑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乘軒車載華蓋黃金
如此者其驕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滑
之孔蔑問之曰自

之翟黃至而賂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曰以得而有所亡者
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以亡者一也奉祿
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六公事多急不得
閑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也不說而復往見
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也未有所以亡而有
豹而魏無趙惠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也所得者一也
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亦以得者二也公事
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亦有二三也孔子謂子
魯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名列焉取斯
進子夏為吾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
所進師也也所教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心遇之下車而趨子
以至相國相也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德也子不說國謂子

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六也

孔子稱尹綽為君子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也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
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
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譽不
面譽也

漢文帝自以不及賈誼史記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漢孝文帝徵也時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
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
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河間王稱禹利歸於人說苑

漢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

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章帝謂黃香無雙後漢

黃香字文彊初除郎中章帝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上左右莫不改觀

曹操將譽荀攸魏書

荀攸荀彧從子也從曹操征伐有功轉於中軍師曹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寧武不能過也文惠王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

鄧芝推雲蜀書

諸葛亮令趙雲與鄧芝拒曹真軍雲芝兵弱敵強失手於箕然歛衆固守不至大敗亮問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鄧芝谷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請悉入庫湏十月為冬賜亮大喜之

諸葛亮歎稱法正蜀書

諸葛亮與法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死即奪漢帝權以復國用之孤群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白帝亮歎曰法正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孫權稱譽顧雍吳書

孫權字元歎入為左司馬孫權為吳王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

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
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
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
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
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具憚如此

嵇紹見推晉書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晉武帝詔徵之起家為祕
書丞紹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
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後為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
裴頡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
矣

王導指冠期恢復並曰晉書

諸葛恢字道明弱冠知名武帝時轉臨沂令
江左名士王導更喜嘗謂曰明府當為黑
恢在坐導指冠謂曰苗復著此

華洪褒贊陸機晉書

太寧初遷太子
之曰此吾家社
州別駕祭謂之

陸機字士衡武帝時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以
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
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後為洪
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馬五河之吐流泉源如
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為人所推服如

管輅稱美二劉晉書

之妹也故少與
指牀呼充共坐
次道耳

劉智寔之弟也貞素有兄風少負寔每負薪客二十許人逐
以儒行稱武帝時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為

輅謂人曰吾與劉寔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僧曰蘭奢蘭奢外殆白日欲寢矣

杜預武庫 晉書

杜預字元凱晉武帝時為度支尚書預在內士留心文藝嘗力駁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去服常稱康伯及

王衍稱象語如懸河 晉書

口愧王文度自此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晉懷帝永嘉中官至共

阮裕稱王氏三少 晉書

勁萬機若文王得

三少之王敦從子也敦尤重之時阮裕有重方一過臣何足以擬之言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出八子宏長樂公不

顧和見稱麒麟 晉書

且天下大亂避地

顧和字君孝元帝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明帝瑛公及導拜司空

舍人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甫

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

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俄天才秀逸辭藻

王導指牀共克坐 晉書

更患其多弟雲

何克字次道即王導妻之姊子克妻明穆皇 白書稱陸機文猶

導善元帝時累遷中書侍郎嘗詣導導以麈尾 一馬其弘麗妍

曰此是君生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為此

王導坐客逐一稱讚 事文類聚

王導晉元帝時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必曰給讀誦不輟竟

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視川太守平原管

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相曾不假寐自此之
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韓康伯見稱於殷庾晉書

韓伯字康伯晉簡文帝時人康伯清和有思理年損益萬機不
浩稱之曰是出群之器庾辭名重一時少所與也

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五
以還吾皆有之矣

一衍每云聽象語

符堅謂王猛若太公晉書

六門侍郎

秦主苻堅常從容謂王猛曰卿夙夜匪懈憂

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石敦謂羲之曰文

古人堅曰以吾知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六王承王悅為三

子曰汝事王公知事我也其死重如此

武帝稱晦琨為玉人南史

謝晦字宣明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
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宋武帝深
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
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
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臣並作詩琨風華為江左第
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頗有兩玉人耳

武帝以德貴張緒南史

張緒轉太子庶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宋武帝目送之謂王
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袁淑作賦推謝莊南史

謝莊字希逸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穆王鑠宋文帝子也獻赤

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
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
隱其賦

文帝謂脩之不忝爾祖 南史

朱脩之字恭祖初為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
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
不忝爾祖矣

懷文稱美智深 南史

江智深父僧安宋文帝時為太子中庶子伯父夷有盛名夷子
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聞湛禮敬甚簡智深
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
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

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袁淑歎僧虔潛實莫窺 南史

王僧虔宋文帝時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
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
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超宗鳳毛 南史

謝超宗隨父鳳嶺南宋文帝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
學有文辭咸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
超宗作諶奏之帝大嗔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

袁粲推儉有棟梁氣 南史

王儉字仲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
寧縣侯拜受著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

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後於宋明帝時拜駙馬都尉

袁粲言昂名器有在南史

袁昂宋後廢帝時人昂容質脩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從兄彖同見從叔司徒袁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

高帝謂超宗不衣自暖南史

謝超宗齊高帝時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

齊武帝兩美臧蕭南史

齊武帝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齊武賞愛張緒南史

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齊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邊憲見稱王儉三公南史

何憲字子思齊武帝時為國子博士時有孔邊字世遠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為齊臺尚書儀曹郎屢歲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邊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為宰相邊常謀

議握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過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為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過何憲為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為操祭文

袁昂推美王訓

南史

王訓齊武帝時人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

申英稱王東陽不附朱异

南史

王承齊武帝時人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為利性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謝眺獎成孔顛

南史

謝眺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齊東昏時為中書郎好獎人材會稽孔顛粗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王深設榻重休源

南史

孔休源字慶緒梁武帝時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何遜名流稱賞

南史

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

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梁武帝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

昭明詒詩助山賓構宇南史

胡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梁武帝普通四年為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昭明太子閣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詒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

徑人將招五經士

沈約稱王筠後來獨步南史

王筠字元禮能文嘗為詩呈沈約約歎詠其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竝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文指物程形無假題署又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者政在此耳梁武帝大通二年為司徒簡文帝即位為太子詹事

謝舉稱遊江漢英靈北史

帝遊樂武帝時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遊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魏孝文比彪如汲黯北史

李彪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魏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群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

任城王言思伯仁者有勇北史

魏孝文帝時任城王澄將兵南伐圍鍾離以賈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

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

賈孫共稱二陸北史

陸暉字道暉魏宣武帝時為尚書右戶三公郎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

孝莊帝嘉宋世良北史

宋世良為殿中侍御史河州刺史梁景獻袍罕羌首恃遠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疾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常為送表世良竝奏科其罪孝莊嘉之謂長孫永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

高歡獎譽陳元康 北史

陳元康字長猷東魏孝靜帝時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如大丞相高歡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歡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

神武褒美崔暹 北史

崔暹挺族孫也仕魏遷御史中尉時文襄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亦催暹酒神武親為之抃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

文襄大悅杜弼 北史

杜弼使魏廷齊文襄令陳政要可為鑒誠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

英起言業世所希有 北史

孟業為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業為法曹為人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齊文宣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

李若稱崔儵崖岸可師 北史

崔德頤字岐叔齊文宣帝時為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頤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德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德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

子容稱述祖有伯夷之風北史

鄭述祖字恭文少總敏好屬文有風雅為先達所稱譽北齊文宣時歷位至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俄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為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但鬼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

薛道衡稱構有清鑒北史

高構隋文帝仁壽初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稱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

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以公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富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川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於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構有知人之鑒

孔徐共推世基北史

虞世基字懋世幼恬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隋煬帝時遷內史侍郎

太宗推魏徵擬諸葛亮書

太宗嘗問魏徵與諸葛孰賢奉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

帝曰微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也

李勣極推文瓘 唐書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煬帝六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
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太宗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李勣
為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籥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
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
曰子無為嫌若某尤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
檢故贈以帶俾其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

高宗稱行儉文武兼備 事文類聚

唐高宗儀鳳二年詔裴行儉為安撫大食一使歸至京師將吏
為刻石碎葉城紀功帝勞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
與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

房蘇共推德秀 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玄宗時為魯山令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况房
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
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

李揆見稱三絕 唐書

李揆肅宗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
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

民語贊詠文昌 唐書

段文昌字墨卿文宗時為左僕射徙帥荆南州或旱禱解必雨
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憲宗推處厚忠功 唐書

韋處厚字德載憲宗初擢為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問言古

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
帝曰韋處厚路隨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
其靖密

易簡稱王氏三珠樹唐書

王勳勳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劫又以文顯
劫蚤卒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
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
若是可夸也

莊宗稱阿三憨戰五代史

後唐廢帝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為騎將過平
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
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晉兵戰

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
年其憨戰亦類我

曹行德稱彬遠大宋史

曹彬氣質淳厚五代漢高祖中為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
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

王昭素稱李穆偉器宋史

李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陝州大都督府司馬穆幼
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酸棗王昭素受易
及雜老書盡究其義昭素謂曰子所得皆精理往往出吾意表
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為廊廟器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
任至周世宗時遷諫議大夫參政事

太宗以德樞為英物遼史

韓德樞延徽之子年甫十五太宗見之謂延徽曰見兒卿家之福朕國之寶真英物也

海陵謂通古足為儀表 金史

張通古海陵王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瀋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止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 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 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性 法不第秀才市井 伯之卿等位為宰輔乃

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為儀表何不師之召法寶謂之曰汝既為僧去住在已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懼不知所為海陵曰汝為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

世宗惜張大節晚用 金史

張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自以得學于任侗待侗子如親而加厚又善奕基當世推為第一嘗被召與禮部尚書張景仁奕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姦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脩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屢語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不及張大節忠實也其見知如此

柴禹錫不凡 宋史

柴禹錫字玄圭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宋太宗居晉邸以善應對擢給事馬

張雍以士遜為吏第一 宋史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生百日始啼太宗淳化中舉進士調鄖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檄移士遜治鄖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也

真宗稱宗諤至孝 宋史

李宗諤字武昌真宗時為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閨鄉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鄉之保守門戶也

楊億贊李昭遘 宋史

李昭遘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仁宗時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

英宗知呂公弼 宋史

呂公弼字寶臣宋英宗罷三司使召呂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群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

嚴叟為司馬 宋史

王巖叟字彥霖哲宗時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屢言事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

劉絢良能見獎宋史

劉絢字質夫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哲宗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高宗稱趙逵不附權貴宋史

趙逵字莊叔高宗時遷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居惟逵一人帝屢目逵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格久不見卿奉檄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

生也

趙汝愚獎羅點宋史

羅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太宗指楚材示來使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太宗時拜中書令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

仁宗感慕李孟元史

李孟字道復武宗至大二年仁宗為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
宴飲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
邪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
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為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
也初李道復於成宗朝為參知政事嘗自逃隱去位帝甚友愛
感其言即命搜訪得之許昌陘山遣使召之三年春正月入見
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
者宜速任之特授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

仁宗獎若愚廉勤元史

韓若愚仁宗皇慶元年為中書左司郎中時參政曹鼎新辭職
帝曰若效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為

獎勸獎人之善而勸後者

漢光武善樊宏薄葬之令後漢

光武建武十五年樊宏字靡卿封壽張侯及病困車駕臨視留
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
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
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
宜復見知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
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
後欲以為式賻錢十萬布萬匹謚為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
葬

魏武帝賞諫魏書

魏武帝欲攻三郡烏丸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帝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晉文帝言魏舒人之領袖晉書

晉文帝時魏舒字陽元轉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晉武帝稱美荀勗晉書

晉武帝以荀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及在尚書

謀試令史以下覆其才能有闕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梁昭明褒美劉杳南史

梁武帝時劉杳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為餘姚令在縣清潔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之器

魏文成稱允忠臣北史

魏文成時高允字伯恭為著作郎後拜中書令諫諍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逆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

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
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
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知惡而於家內
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
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
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佞佞論說無所
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
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
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

魏孝文舉觴賜郭崔北史

魏孝文時郭祚字季祐為散騎常侍仍令黃門承稟注疏特成
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魏孝文舉觴賜祚及

崔光曰郭祚憂動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
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齊文宣勞崔暹北史

齊文宣踐祚時崔暹被譖流於馬城歲餘奴告暹謀反鑠赴晉
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
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顧乃將
屏手板換暹竹者自措拭而詭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
帝既鑠暹責其佯音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
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
卿謂群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

齊文襄解佩刀賜趙隱北史

齊文襄時趙隱字彥深封安國縣伯彥深從征潁川時引水灌

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欲死戰之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

秦王譽贈姚思廉 唐書

姚思廉本名簡高祖時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

唐太宗以魏徵為良匠 唐書

魏徵多病辭職太宗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

及衰庸得便爾

武后稱姚璩能兼清 唐書

姚璩字令章武后時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璩擿發之無所容負武后聞降璩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璩為兼之

唐明皇詩賜遷官 萬年龜鏡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於是以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丞令兵部侍郎寇泚等一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以下餞于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命將軍高力士賜之

唐玄宗題贊盧奐 唐書

唐玄宗時有盧奐者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為陝州刺

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召為兵部侍郎

金世宗勸孝金史

金世宗時永清縣有移刺餘里也契丹人隸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於是亦更宿焉三歲如一世宗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以為孝子之勸

宋太宗擢胡旦於甲科宋史

太宗時胡旦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

是廬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遜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今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

張詠勉士就舉宋史

張詠字復之宋太宗時知益州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遠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

宋高宗時洪适字景
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
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
升擢遂除敕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
名滿天下

元太祖慰諭勲臣 元史

太祖丙寅歲即皇帝位首命木華黎博爾木為左右萬戶從容
謂木華黎等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轆
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體此勿替初心

元太祖授海牙檀帳 元史

元太祖時布魯海牙畏五人也尤精騎射年十八隨其主內附

才宿衛太祖西征布魯海牙扈從不避勞苦帝嘉其勤賜以
馬檀帳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抹氏配之

元世祖授馬欽 元史

元世祖時平陰縣尹馬欽發私粟六百碩贍饑民又給民粟種
四百餘碩世祖詔獎諭特賜西錦一端以旌其義

元世祖稱許辰仁厚 元史

元世祖時許辰一名忽魯火孫提調太醫院事忽魯火孫與丞
相安童善國政多所贊益桑哥忌之數譖於上帝不之信桑哥
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忽魯火孫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厚
賜以白王帶且諭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也

元成宗稱羨一心 元史

洪君祥世祖至元十七年同僉樞密院事復奉使高麗還改僉

111X
4
30